# 上海老大妈

张楚赶到办公室时，办公室里就小王一个人在，他两天前才从海南学习回来。张楚见到他，就跟他聊海南的鸡

窝和椰树林。小王是长春人，与南方人的气息有点不太合，加上他的皮肤有些糙黑，人又不太活泼，三十二岁了，

还没搞上对象，最近处里一位上海老大妈在给他物色对象。说是物色，其实是给小王硬性指标，好说歹说，非要小

王接受不可。女的在农业处，江苏常州人，比小王还大两岁。张楚和小王才谈了几句，上海老大妈进来了。她见到

张楚，就跟张楚说那个女的有多好，会做事，会关心人，人老实，心眼好，长得又漂亮，小王找到她是大福气等等

一大堆贴光描彩的话。张楚知道这是老大妈在给小王灌晕汤。但他又不便说什么，就说要去见处长，然后出门往处

长办公室去。张楚经过陈女仕的办公室时，见陈女仕在，张楚就进去跟陈女仕打个招呼。

陈女仕见到张楚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回来竟没有给她一个电话。她问张楚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张楚说是昨天。陈

女仕就小着声问，回来干嘛不告诉我？张楚说，为什么要告诉你？

陈女仕一听张楚还说这话，更加来了气，连对张楚说了两声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张楚笑着说，滚就滚。人却走

到陈女仕办公桌子旁边，两眼盯着陈女仕的胸脯，假装一付色迷迷的样子。陈女仕看到张楚这个样子，心里气也就

消了，但还是拿起桌上的一块抹布，假装掸桌子上的灰，向张楚身上抽过去。张楚也不避让，由陈女仕抽到身上，

然后喊给抽疼了。陈女仕笑着说，你活该。张楚突然想起他同学爱人的事，这事让陈女仕去办最有把握，就说，我

去处长那里，等会儿过来。

张楚去处长办公室见处长，跟处长只侃了两句话就出来了。张楚和普通同事在一块儿很能侃，但和当官的侃，

却侃不出个水路旱地来，都是三言两句的话就完事了。

张楚回到陈女仕办公室后，就把他同学爱人的事说给陈女仕听。陈女仕听出是他同学爱人的事，就一口回绝。

张楚再怎么说，陈女仕就是不答应，张楚有些不高兴。他起来准备走时，陈女仕对张楚说，下班再说。

张楚回到办公室，见上海老大妈还在，就有些烦她。老大妈坐在张楚的椅子上，见张楚回来了，就站起来，要

让张楚坐。张楚上去按住她的身子，让她继续坐下来对小王宣传，自己站着靠在办公桌子上，也听她讲。但张楚听

了两句后，就有些不耐烦了。他就问老大妈的女儿现在怎么样了。上海老大妈最怕人提她女儿。她女儿读研究生时，

爱上了自己的导师，硬是把人家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给折散了。可她女儿和老教授结婚仅三个月，就提出来要离婚。

老教授不同意。她女儿告上法庭，说老教授阳痿。老教授被她这么一羞辱，气得当庭晕了过去。上海老大妈听到张

楚问这话，脸上立即就有些不快，站起来推说有事就走了。

上海老大妈走后，张楚坐下来，看看表，快九点了，心想小许快要起床了。他想到这里时，心里跟着就郁闷起

来，而且郁闷得心口都像有些疼。他走时叫小许再睡一会儿，等机关住宅楼里大家都去上班了，她再起床走。小许

就说九点钟起床去上班。他临走时坐到小许身边，心里不知道挣扎了多少次，才出门去上班。

他心里这刻念着小许，心情就没法安宁下来。他拿起电话，给诗芸挂过去。他想诗芸，也想知道诗茗什么时候

回来。电话接通后，那头答话的是诗茗。诗茗说，她买了晚上的火车票，明天上午到南京。张楚听了心里一阵高兴。

诗茗把电话给诗芸时，张楚突然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，好象有了诗茗，一切就都有了。等到诗芸跟他讲话时，他才

发现讲话的这个人才是自己爱得最深的人。他问诗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诗芸说，你才离开我两天，就这么想了？

张楚说，我等不了那么多天。诗芸说，我尽快早点回去。然后两个人在电话里又聊了几句小孩的话，才挂了电话。

张楚挂了电话后，看看时间，也才九点多一点。他想小许肯定还没有来上班。他心里尽管这样想但还是不能完

全放下心。他就去小许的办公室看看。当他推开小许的办公室门时，小许已经在办公室里了。他心里跟着就跳荡起

来。他走过去假装跟小许打招乎，小许问了他一声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就坐下来在桌子上东翻翻西翻翻找东西，有些

慌乱的样子。张楚注意看了一眼小许的脸色，似乎还有些羞涩的潮红。张楚觉得自己在这里，小许反而会有些不自

在，他自己cangshu728也不自在。他就跟陈女仕说了一句话，然后走了出去。

张楚回到办公室，坐下来后心里感到很憋。桌上放着几份材料，他眼睛看在上面，心里却在想小许。象是某个

东西在惩罚他逼迫他想念似的，并且往特别细微的地方想。他这样想时，阳具在下面跟着就硬了起来。他觉得这个

阳具有点恬不知耻，什么时候都在妄想。他这样想时，心思就到了诗茗身上。他有很长时间不跟诗茗做爱了，诗茗

温暖的身体，那些快乐的小手，那些快乐的抚摸，这刻让他很渴望。他渴望这些时，阳具在他的衣服里竟跳动起来，

象擂鼓似的跳动着，跳得他心更乱。他想，明天上午不来上班了，诗茗下了火车肯定会去家里，我就在家里等诗茗，

等诗茗的拥抱，等诗茗的亲吻，等诗茗的一切。

他想到这里时，突然想到陈女仕刚才约了他。陈女仕每次都是把他往心窝里捺，抚摸它，缭绕它，那些感觉美

妙极了。他有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陈女仕的爱抚了，她的胸脯，她的乳房……张楚想到陈女仕的身体时，眼前又浮现

出小许的嫩红细小的阴部，两片薄薄的小唇边隐在一片绒绒的阴毛里面，香艳闪亮。张楚想，什么时候要了小许。

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，小王坐在桌前在认真地翻阅文件。张楚却没有一点心情去看那些枯燥的文件。他起身到

柜子里翻出一本尼采的《查拉斯图拉如斯说》。这本书张楚读过几遍，可张楚觉得这本书越读越难懂。他随手翻到

一章，「老妇与少妇」。当查拉斯图拉对女人还在困惑的时候，一个老妇人对查拉斯图拉说，「你想去女人那里吗？

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」。张楚读到这里后就有些不明白，老妇人要查拉斯图带的是什么鞭子？尼采写《查拉斯图拉

如斯说》时曾经多次去剧院听比才的「卡门」。卡门引诱荷西，荷西爱上了她却没有能够征服她，最后竟杀了她。

张楚觉得尼采从卡门那里可能得到一些启发，这个鞭子，应该是指男人的阳具。荷西没有一个有力的阳具，所以他

没有能够征服卡门。老妇人或者就是卡门。卡门说，来我这里，你带来阳具了吗？

总算熬到了吃饭时间。吃过饭，处里人大都到活动室打牌下棋去了，办公室里小王自然也去了。张楚因昨晚没

睡好，这会儿就有些困。他正要关上门睡午觉，却见小许从楼梯口上来了，他就站在门口跟小许打了一声招呼。小

许上来就直接走进张楚的办公室。小许一进来，张楚立即把门关上，把她拥进怀里。小许被张楚这么一搂，心里很

乱，犹豫着问张楚晚上去哪儿。张楚听小许问这话，心里很矛盾，他很想和小许在一起，但陈女仕已经约了她。

他只好告诉小许，晚上要去同学那里，有点事。小许说，你把我心都搅乱了。张楚什么也没说，他摸摸小许的

脸，又伸进衣服摸摸小许的奶子，然后才让小许走。

下班前，陈女仕跟他约好了七点半钟在夫子庙玫瑰酒吧见。玫瑰酒吧在夫子庙文德桥畔。文德桥是秦淮河上一

座名桥，北联夫子庙，南接石坝街，东临泮池，农历十一月十五日之夜，桥两边水中各映半个月亮，是金陵一大奇

景。张楚下班后赶到玫瑰酒吧，进去后坐下来一看，心里想，陈女仕真会找地方。酒吧里窗户玻璃颜色很深，轻纱

垂窗，光线较暗，透过薄纱往外看，魁光阁的飞檐翘角，半月池的精镂照壁，得月台的雕甍绣槛，秦淮河两岸的河

房水廊，还有泮池水面上的仿古画舫，像一派蔷薇色的梦筑在外面，很入眼，真如闻一多所说的，看夫子庙风景，

尤如看「沐罢的美人在玻璃窗后晾发一般」。张楚这样想时，陈女仕已走进来了。她一进来，就坐到张楚身边，抱

住张楚，吻张楚。张楚摸了一下陈女仕的脸，陈女仕就更加靠紧了张楚坐。酒吧的座位靠背很高，前后两边坐着的

人都相互看不见，就是站起来看，幽暗的光线下也看得不甚明白。所以，陈女仕在张楚身上就能放得开手。轻缓细

细的音乐，像吐梦一般地在酒吧里飘，很迷人心。

张楚按了一下桌边上的按钮，一位小姐走过来问张楚要点什么，张楚就跟她要了两杯果子露。饮料送上来后，

张楚小着声问陈女仕，我说的那个事你答应不答应？陈女仕不理他，就在张楚的耳边说，想死你了。说着，就把手

伸进张楚的衣服里。张楚阻止住她的手，问她帮不帮忙。陈女仕一边往里抚摸张楚，一边问，你同学的爱人漂亮吗？

张楚听了觉得有些好笑，说，你想得真多，我跟我那同学平时几乎不来往，他有事才找我的，我见过他老婆也就三

四次。陈女仕听张楚这样解释，笑着说，其实我是逗你的，你既跟我说了，我想你也不会有那个意思。我已经跟社

会处的人打过招呼了，他们那里要一个打字员，是付处长要，以后的事情你可别怪我。张楚说，你原来故意难难我，

我刚才还在想怎么说服你呢，现在应该谢你了。陈女仕立即拍了拍张楚的脸，说，想谢我就爱我，我难你也是想讨

好你，更想讨好它。陈女仕说这话时，笑着用手揉了一下张楚的阳具。张楚就把手伸进陈女仕的胸脯里，捏住陈女

仕的奶子，轻轻地揉捏。过了一会儿，陈女仕对张楚说，我今天不能陪你了，临下班时，家里人让我早点回去。

张楚听陈女仕说要走，就想逗她。他附到陈女仕耳边，小声问，回去跟你老公操？陈女仕说，嗯。张楚说，你

在下面嗲？嗯。你老公破了你大叫？嗯。张楚听陈女仕一连声说嗯，竟有些生气了，伸出手在陈女仕下面狠抓了一

把。陈女仕却伏在张楚的肩上没有反应。

张楚有些奇怪，捧起陈女仕的脸，一摸，竟全是泪。张楚有些愕然。他想，他的话不会引起陈女仕伤心。他搂

住陈女仕，问，你怎么了？陈女仕却紧紧地拥住张楚，什么也不说。过了一会儿，陈女仕看看时间到了她该走了，

就放开张楚站起来。张楚却象是有些不尽意似的，不愿起来，陈女仕上去拉他站起来，然后两个人挨着一起走出门。

在门口，张楚心里还有些犯糊涂，就上去抱住陈女仕，说，对不起。陈女仕说，不关你的事。但张楚还是不能释然，

脸色阴阴的。陈女仕就亲了一口张楚，小着声说，别犯傻了，你陈姐就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，就想让你操个够。

陈女仕走后，张楚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。回家？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冷寂寂的，他不能忍受。他这刻心里很

后悔觉得他应该约了小许。去同学朋友家？他不习惯突然打搅别人。他顺着夫子庙的路往前面走，不知不觉上了文

德桥。他倚在桥上，望着泮池里光怪陆离的水波，心里面竟有种从未有过的失落和空虚感。

突然，他肩上被人拍了一下。张楚回头一看，竟是陈女仕。他心里一阵高兴但又有些疑惑，立即拉住陈女仕的

手问，你不是说回家的？怎么还没走？陈女仕上来搂住张楚，说，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，走了，又回来看看你。

张楚听了这话，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。陈女仕在他心中并没有位置，他每次和陈女仕在一起，回去后总有些惭

愧，甚至还生出一些落寞感，但陈女仕却这样念着他，让他心里一下子难过起来。他把手伸在陈女仕的脸上揉揉，

心想，以后要好好用心待她。陈女仕搂了他一会儿，说，你回去吧，我必须走了。

陈女仕要走时，张楚上去又抱了一下陈女仕，还吻了她，然后推陈女仕走，说自己再转一会儿就走。陈女仕走

后，张楚心里比刚才还要空寂。他走下文德桥，上钞库街，然后到石坝街往里走，走不了多远，就看到了一幢明代

青砖板式小楼。张楚站在楼前，竟有些踌躇，他到这里干什么？这是一座烟花窟，这是媚香楼，一代秦淮名妓李香

君曾在这里住过，只是，昔日红裳翠袖偎伴笙歌的风流繁华早已不复存在了，栏杆和廊檐，在依稀的灯光里，能看

得出到处是风蚀雨锈的痕迹。男人们曾把大把的钱在这里挥霍，金尽床头，卖房卖地，只求得能和妓女度过一个良

辰美宵，为阳具买得一欢。张楚这样想着时，象走进了一个迷宫，找不到自己的出路。他甚至有些后悔，他昨晚怎

么就没有要了小许，让小许煎熬，让自己煎熬。什么肉体灵魂，肉体是活着的存在，灵魂是死后的存在。活着就要

有体现。眼睛是用来看的，耳朵是用来听的，嘴巴是用来吃喝的，阳具就是用来操女人的，它们都是肉体的一部分，

不应该在对待上还有区别。既然要求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嘴巴吃遍五湖四海，那么阳具要操更多的女人又有什么

不对？对它讲道德讲修行还把它与灵魂联系起来有何道理？

怎么灵魂不与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甚至肛门联系起来的？」亚当」坚熬住欲念就是大男人了，那一个男的

从四十八层楼上跳下来摔死了就更是大男人了？张楚突然觉得这一切太谬误了。活着，套用一句笛卡尔的话，对眼

睛，就是我看故我在，对耳朵，就是我听故我在，对嘴巴，就是我吃故我在，对阳具，就是我操故我在。真理，绝

对的存在真理。

张楚想到这里时，心里就更加生出一些对小许的歉疚感。他们两人一直爱着，彼此坦诚布公，没有一点隔阂。

他想，也许小许今晚会住在单身宿舍楼里，她应该想到他心里恋着她。他今天在办公室里曾对她说过，他想要她。

她这一刻说不定就在机关宿舍里等他。张楚想到这里时，立即转过身，走到大马路上，拦了一辆的士，往机关单身

宿舍赶去。他坐在车上，他想，他进去后要抱住她，告诉她，昨晚都是错的，他现在要她，他爱她……